

重新开放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昭示人类正义和文明之光将继续熠熠生辉

上海对犹太人的庇护,是二战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昨天,历时近三年完成扩建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以全新面貌向公众开放。“一路参观,一路感动。”前来参观的沙先生表示,二战期间,这段记录下中国人民和犹太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了解,被更久地传承。这一观点在昨天举行的“纪念馆核心理念的国际传播”研讨会上,也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

“二战期间中国、上海对犹太人给予庇护的这段历史,是二战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它讲述了黑暗时刻人类所体现出来的友善与包容、人道与互助。这份人类的正义和文明之光,将继续熠熠生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健告诉记者,尤其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这段历史更值得被铭刻在人们心中,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更要珍视和平与发展、友善与包容。

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恻隐之心、关怀之情、救助之义、鼓励之力

昨天前来参观的吴先生说,每次来

本报讯(记者单颖文 通讯员陆雪皎)从1000多平方米面积到4000多平方米,从150件展品到近1000件,历时近3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完成了改扩建工程,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昨天,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新馆开馆活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等为新馆剪彩。

德国、波兰、美国、以色列驻沪总领事来到活动现场,香港企业家、嘉道理家族代表米高·嘉道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等中外嘉宾通过视频致辞。当天,上海犹太难民史料研究中心也同时揭牌。

周慧琳在致辞中指出,上海高度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属于人类的美好、温暖和力量,一份对历史记忆的尊重。

在王健看来,纪念馆以1000件(组)展陈,以丰富的史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现这段人类共有的历史记忆,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来说,就是最好的爱的教育。他认为,这段历史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恻隐之心、关怀之情、救助之义、鼓励之力——侧隐之心,正是中国“仁”这个传统价值观的体现,“仁”即爱人,中国人民就是以包容与爱,陪伴犹太难民度过了艰难时刻;关怀之情,指的不仅是关心,还有爱护、保护,无论是给饥肠辘辘的犹太小男孩递上果腹的米糕,还是在发生轰炸时抢救犹太难民,馆中的许多展陈,都体现了当时中国邻居对犹太难民的无私帮助;

千件展品推开时光之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全新亮相

重视中国人民和犹太人二战时期这段珍贵的历史保护传承,虹口区和犹太难民纪念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新馆的建成和史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对进一步还原好、展示好中国人民和犹太人共同反抗侵略暴行、捍卫人类尊严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愿与广大国际友人一起,充分发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作用,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据介绍,虹口区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大力推动北外滩新一轮开发建设乘风破浪、全面起势。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作为北外滩重要的文化项目,必将肩负起传承历史记忆、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使命。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更多人了解“东方的诺亚方舟”,了解中犹人民的患难情谊,更好地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推动世界和平与

救助之义,就是在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向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上海向他们张开了怀抱,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由此延续了生命,并度过了值得回忆一生的温暖时光;鼓励之力,指的是当时中国人民尽管物质匮乏,但仍给予了犹太人真心的慰藉。“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爱人类的优秀传统不仅值得回顾,更要不断传承发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开馆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共同参观了纪念馆。扩建后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除摩西会堂旧址原封保留外,纪念馆展厅、广场等部分均进行了扩容和升级,原本位于纪念馆人口通道的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此次被整体移动到了扩建后的广场上。

新馆汇集了大量高科技展陈手段,整个展厅以“沉浸式”的氛围,带着参观者以“听故事”的方式,去了解二战时期犹太人如何逃离纳粹屠杀、如何来到上海虹口、中国人民如何和他们友善相处的感人故事。新馆基于丰富史料推出的展陈内容,以艺术表现和科技支持紧密结合的方式,为观众带来一场历史、科技和艺术相交融的视觉盛宴。

不能缺席的历史记忆是未来合作发展的文化铺垫

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詹永新记得,他在以色列时,很多犹太人都主动向他谈起这段历史。以色列以创新驱动,中国以创新驱动发展,在经贸关系上,中以两国是有共通性和互补性的,“和平、友善、包容、人道,纪念馆中体现出的这些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将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携手开创未来”。

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认为,纪念馆承载的历史、记忆,是双方科技交流、经济合作的文化铺垫,是人们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是达成“以史为鉴”共识的重要承载地。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开始重视记忆文化研究,而记忆文化研究是现在的叙述过去的事,构筑的却是未来。要介入今天的犹太文化研究,二战期间这段重要的犹太人民“上海情缘”故事就不能缺席。

王健认为,这段历史需要用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有效传播手段,把中国故事讲细、讲实、讲深、讲透,把人类共同价值挖掘出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深秋古银杏流金醉游人



深秋的上海五彩斑斓,美得不可方物。嘉定古树公园内1200多岁的银杏树王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树上溢彩流光,树下落叶满地,一阵风吹过,扇形叶片飘洒而下,如漫天飞舞的金色蝴蝶。这棵古银杏树植于唐贞元元年,高27米,胸径6.65米,冠幅21米,眼下树叶已经全部变成金黄,引得游客慕名前来,竞相拍照留影。

专家解读

珠峰新“身高”不代表“长高一大截”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8848.86米!昨天,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公布。此前,我国曾两次测得珠峰“身高”。1975年,中国登山队首次测得珠峰海拔高程8848.13米;2005年,我国测得珠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8844.43米。此次公布的新高程8848.86米刷新了珠峰的新高程,这是否意味着珠峰“长高”了4.43米呢?

对此,2020珠峰高程测量技术协调组组长、国家自然资源部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党亚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珠峰长高一大截”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几次高程测量数据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

负责2020珠峰高程测量数据处理的自然资源部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主任郭春喜则透露:“此次真正值得我们自豪的是,国产设备在去年的高程测量中发挥了主力作用,其精确度已经与国外设备相当。”

几次“身高”含义不同,不可简单推断“长高一大截”

根据最新公布的“身高”,珠穆朗玛峰似乎较2005年时“长高”了一大截,但党亚民告诉记者,这几次珠峰“身高”测量的数值其实并无可比性。

实际上,1975年测得的是珠峰峰顶冰面高度,2005年测得的则是峰顶

尼泊尔高度关注中尼联合宣布珠峰新高程

■本报加德满都专电

■本报驻加德满都记者 宁林

2020年12月8日,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为8848.86米。此次中尼两国联合官宣引起了尼泊尔全国上下高度关注。尼泊尔各主要电视台均对中尼两国联合宣布珠峰新高程的仪式现场直播。

尼泊尔最大英文报纸《加德满都邮报》表示,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程一直

岩面高度,本次新公布的珠峰高程则是峰顶雪面高度。“由于本次珠峰测高,尼泊尔是在2019年测量的,中国则是在2020年测量,珠峰顶常年刮大风,雪面高度会有差异,因此进行了数据融合。”党亚民解释,此次中尼共同公布的珠峰“身高”是雪面高度,岩面高度测量技术要求更高,或将待日后发布。

几次珠峰“身高”不具备可比性的另一个原因是,高程起算面不同。郭春喜解释,这就好比一个人量身高,有时穿鞋,有时光脚,结果自然不同。此次珠

峰高程测量采用的高程起算面(即大地水准面)是全球高程基准,而2005年珠峰测高采用的是我国黄海的水平面作为水准原点,不能简单将两次数值相减。

此次共同宣布珠峰高程也引起尼泊尔旅游业界关注,尼泊尔登山协会前主席夏尔巴表示:“以往中尼两国在珠峰登顶的证书上的海拔标注有所不同,现在这个标准终于可以统一了。”(本报加德满都12月8日专电)

存在争议,此次珠峰最新精确高程结束了长达数十年关于世界最高峰高程的辩论。尼泊尔媒体《尼泊尔时报》表示,新公布的高程使人们不再猜测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后珠峰的海拔是升还是降,也让人们不再怀疑中尼两国测量的数值是否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孙和平表示,此次珠峰顶的定点重力测量和北坡1.25万平方公里的航空重力测量,显著提升了珠峰地区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为高精度的珠峰高程测量提供历史最好的海拔高程起算基准。因此,这次珠峰高程测量的精度堪称“史上最高”。

首次,在珠峰地区开展航空重力测量,填补重力空白区;首次将重力测量由2005年的7790米推进到珠峰峰顶……在郭春喜看来,珠峰最新“身高”背后,是我国近年来在珠峰开展各类基础研究工作的深厚积累,“与前两次相比,我们能用的基础资料丰富了许多”。

郭春喜希望,未来可以把空间大地测量的方案变得更加实用、简单,“也许有一天,为珠峰测高将成为常态化测量,随着数据的积累,人类对‘世界第三极’的认知将不断加深”。

同,在于大量使用了国产仪器,这些国产设备在测量中表现出了优秀的性能,在测量过程中获得了大批高质量数据。

从北斗GNSS接收机、超长测程的测距仪,到珠峰重力仪、冰雪雷达测深仪,其精度皆与国外设备相当。比如GNSS接收机,在珠峰上同时接收到了北斗和GPS的定位信号。“从数据处理结果来看,用北斗信号计算出的结果,与GPS几乎完全一致。”郭春喜说,此次国产GNSS接收机的误差仅为1.3厘米,与国际先进水平持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孙和平表示,此次珠峰顶的定点重力测量和北坡1.25万平方公里的航空重力测量,显著提升了珠峰地区大地水准面的精度,为高精度的珠峰高程测量提供历史最好的海拔高程起算基准。因此,这次珠峰高程测量的精度堪称“史上最高”。

首次,在珠峰地区开展航空重力测量,填补重力空白区;首次将重力测量由2005年的7790米推进到珠峰峰顶……在郭春喜看来,珠峰最新“身高”背后,是我国近年来在珠峰开展各类基础研究工作的深厚积累,“与前两次相比,我们能用的基础资料丰富了许多”。

郭春喜希望,未来可以把空间大地测量的方案变得更加实用、简单,“也许有一天,为珠峰测高将成为常态化测量,随着数据的积累,人类对‘世界第三极’的认知将不断加深”。

亚洲演艺之都为“中国小剧场好戏”打造金字招牌

(上接第一版)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告诉记者,也正因此,平台得以在去年升级为国家级展演平台,“因其足以代表当代中国小剧场戏曲的最高水平”。驻扎在上海演艺大世界这个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演艺活力区的这个戏曲展演品牌,承载着中华戏曲文化大踏步探索前行,致力成为未来亚洲演艺之都的一块老字号、金字招牌。

是实践平台也是学术平台,助力青年起飞、中坚绽放

为小剧场戏曲搭建平台,上海不是第一个。然而成规模、重精品的展演特色与成体系的展演模式还是给崔伟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早在本世纪初,从话剧引入小剧场概念后,小剧场戏曲就有零星演出,但不成规模。在创作概念上,还局限在小剧场就等于小空间的简单移植,没有充分张扬小剧场的人文精神和创造思考,因而留下印记的作品不多。”有别于将小剧场戏曲纳入戏剧节展演,或是放低门槛以展示为主的做法,2015年首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就确立了“小而精”的展演模式:前期申报,主动邀约进行创作扶持,中期提供专属演出场地组织专家观演,结束后再围绕具体剧目进行深入学术研讨。连续六年,专家用选戏评戏的高标准和青年观众买票观演的实际行动,呵护着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艺术引领性——相比于“大戏改小”“折子搬家”的简单改造,更青睐以传统为魂魄,在思想与情感上真正走入当代的探索创新性作品。

这也令展演首度开幕,就凭借一系列剧种丰富、各有创新探索的剧目,在中申乃至全国戏曲界引发话题。2015年冬夜,梨园戏《御碑亭》谢幕时姜育恒的老歌《再回首》响起,让“黑匣子”里看惯了先锋话剧的白领观众泪流满面。有800年历史的“活化石”与当代流行文化的碰撞竟毫不违和,更不必说剧中赋予《御碑亭》这出传统戏的现代意识与女性视角。这是梨园戏领军人物曾静萍第一次登台,挑中的便是85后张婧婧的本子。一出场的惊艳,也奠定了此后每年梨园戏在展演平台亮相时一票难求的盛况。

敬畏传统的同时又释放自己的艺术理想追求,小剧场成青年戏曲人一飞冲天的平台。和张婧婧一样在此获益的还有80后导演李卓群和俞幔文。前者首届带来北京京剧院的《碾玉观音》后,时隔五年再携南京京剧院推出《鉴证》。五年间,她与导师宝昌合作推出过大型京剧《大宅门》,执导过大型桂剧《破阵曲》等,如今再回到小剧场的舞台,投入的精力不减反增。她把小剧场创作比作“高手手工定制”,每一个环节都要“精致再精致”。而从第一届参演剧目《夫的人》到去年一口气拿出“双生子”越剧《宴祭》和昆曲《桃花人面》,小剧场展演也一路见证从话剧一脚迈进昆曲世界的俞幔文,一步步走向成熟,成为拥有鲜明个人特色的青年新锐导演。青年人喷涌的创作力与表达热情,让业界为戏曲未来感到振奋。

而另一边,展演平台亦不缺“文华奖”“梅花奖”“白玉兰”获奖艺术家的身影。如果说小剧场是年轻人挥洒艺术家创意的“练兵场”,那么对拥有代表作和知名度的中坚力量来说,小剧场就是他们厚积薄发、张扬创意的“第二战场”。在这里,已故编剧王仁杰“尘封”20多年的《陈仲

子)绽放出戏曲文人戏的别样光辉;在这里,70多岁的“梅花奖”“文华奖”得主黄新德甘为年轻演员的“绿叶”;在这里,又将迎来耄耋之年的知名编剧徐紫的京剧《马克白夫人》和川剧《桂英与王魁》……

助力青年起飞、中坚再绽放,小剧场所释放的能量远超大舞台。涵养戏曲“双创”福地,让戏曲真正走向当代观众、走向世界

在呵护扶持戏曲人才之余,对基层剧团和小剧种走向大市场,展演平台更是当之无愧的福地。对很多偏安一隅的基层剧团和小剧种来说,来上海“闯码头”是梦想,但要集结全团力量带一台大戏,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但有了梨园戏借由展演平台成功实现来沪“年年见”的探索在先,不少剧团剧种都跃跃欲试。可以说,用好小剧场这根杠杆,小剧种也能以海为支点,撬动全国市场。

同为福建戏曲“活化石”,自梨园戏后再次让申城资深观众惊艳的是去年的高甲戏《阿搭嫂》,坐在观众席的,不只有大批爱戏的年轻白领观众,更有慕名而来的京昆名角,电影导演郑大圣更是赞叹:“牛得一塌糊涂!”没等卸妆走出剧场,该剧主演、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就接到香港西九戏曲中心的演出邀约和一家电影公司排片邀约,由此发出感慨:“这一趟太值了!”

而中国剧协的加入,不仅叫响了展演平台的“国字号”招牌,更切实推动这一平台上的剧目走向世界。这其中,上海昆剧团根据话剧剧作家尤内斯库同名经典作品改编的《椅子》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日本铃木忠志亚洲导演戏剧节孵化,到展演平台成熟,再到此后亮相俄罗斯和阿爾巴尼亚,其足迹远超近年新创的戏曲作品。作为欧洲知名的艺术节,阿爾巴尼亚戏剧节组委会甚至主动要求将《椅子》作为开幕演出。

获得如此礼遇,源自于作品的艺术品质,也因“小剧场戏曲”标签所代表的轻杠杆市场属性和所蕴含的当代人文精神。崔伟介绍,过去向海外艺术节推介中国大型舞台作品,由于体量太大,涉及人员多,无论从成本还是市场考量,跟国外对接都有困难。而推介戏曲的传统戏折子戏,又很难体现当代戏曲人的创造力与活力,以传统为元素,从观念和情感都以当代人视角进行转化和创新的小剧场戏曲,更为国际市场所接受。

推送优质剧目走向当代观众、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办节思路和驻场专属剧场演出产生的集聚效应,也在各地被参考借鉴,形成小剧场戏曲的市场溢出效应。连续三年来沪参与展演的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受长江剧场启发,计划在安庆人流最大的地方设立专属戏曲小剧场演出的场地。而作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的合作伙伴,香港西九戏曲中心也于2017年起举办小剧场戏曲展演,上海的展演更成为其引进剧目的重要平台。

正如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策划谷好好所说:“中国戏曲小剧场任重道远。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用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以优秀作品回答时代课题,立足上海,联动长三角、面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展示当代戏曲人的新风采,律动出中国戏曲的新活力。”